

# 以诗为生

杜学文

梁志宏先生的文集续编出版了,此前,他已有多部诗歌集、散文著作及小说等作品面世。在2002年出版了《梁志宏文集》五卷。之后,又有多部作品完成。在不到20岁的时候,梁志宏就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差不多一个甲子。一个人,近60年的时光,矢志于文学创作,且著述颇丰,影响颇重,实为难得。现在又出版《梁志宏文集续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显示出旺盛的创作活力,令人感佩。

知道梁志宏,是因为他的组诗《检察长的眼睛》。这首诗发表在1982年的《诗刊》,并获得了《诗刊》双年优秀作品奖。那时的评奖活动还不多,媒介也没有现在发达,所以社会的关注度非常高,影响特别大。就山西文学创作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收获。这与之后“晋军”的崛起几乎是同一个时期。他们共同证明了山西文学蔚为大观的壮阔景观,也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繁荣兴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就梁志宏个人而言,至这次获奖,已经有了近20年的创作历程。这期间,他一直没有放弃对诗的执着,并逐渐形成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关于人生的诗性表达与追求。

同时,梁志宏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尽管就他个人而言,在不断地求新求变,但那些基本的东西却一直贯穿在他的创作之中。从《检察长的眼睛》可以感受到其中最明显的特点。如对社会生活的热切关注,对大事件的敏锐捕捉,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诗人的社会责任感,融“小我”于“大我”之中的个人与社会相统一的审美态度。尽管梁志宏希望自己能够在诗歌创作中把个人独特的体验表现得更加生动鲜活,但这些特点一直在他的创作中有这样那样的表现。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他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个体而力图把个体体验与社会生活融合统一的“大诗歌”形态。

这种艺术追求在梁志宏的《华夏创世神歌》系列中表现出另一种尝试——不是从现实生活的大事件切入,而是从历史文化的深广层面表达。这部恢弘的神话史诗于1995年出版,共包括《爱神女娲》《龙神黄帝》《神羿射日》《大禹治水》四卷,达万行之巨。其时,文学界兴起的“寻根”之风正被新写实中的日常生活遮蔽。诗歌创作中的“90年代”诗歌正此起彼伏、形成一种多点爆发的态势。总的来看,那时的文学创作力图求新求变,而作家与诗人们各显神通,激情与理想陷入沉思与新变之中。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梁志宏的《华夏创世神歌》显得与众不同。在“变”的方面,具有某种共同性,但如何变,变成什么却另辟蹊径。这些以中国上古神话为题材的诗歌仍然表现出诗人的激情与理想,表现出对民族精神的思考与再阐释。对中国诗歌而言,不仅具有体例上的贡献,亦是迄今为止少见的鸿篇巨制。虽然,在文学的众声喧哗中,《华夏创世神歌》有些形单影只,但它对诗歌创作题材领域的探索拓展,以及叙述与思辨、诗性的融合等为中国诗歌的丰富性与表现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梁志宏的努力有一种马上加鞭的姿态,不懈且执着,他企图在诗歌的形式上进行新的尝试。后来梁志宏创作了一系列名为“十二行诗”的作品。在这些诗歌中,那种强烈的社会意识仍然保持着。这使他的作品保有了“大”的品格,但因字数与格式的限制,难以表现更深广宏阔的内容。不过,我们也明显地看到了诗人的变化,个人的体验、感受得到强化,题材得到拓展,那种强烈的社会意识往往蕴含在个人的体悟之中。也可以说,诗人从社会形态出发向个体感受出发,努力使二者得到统一的转化收到了积极的成效。当梁志宏含蓄地说自己年龄渐长,力不从心,创作只是“一种生存姿态”的时候,我却看到了一位以诗为生的诗人不懈探索的精神与情怀。

实际上梁志宏有多方面的文学成就。除了诗歌创作之外,他还有散文、小说、长篇传记、电视剧、专题片等诸多作品。其中又以历史文化为题材。这亦可以看出,梁志宏对生活、对生养他的这片土地的热爱。如果我们说他是一位叙事文学作家也是名副其实的。但 these 作品大都被他诗歌领域的成就所掩盖。这套《梁志宏文集续编》共三卷。其中除《诗歌卷》收录了他近年创作的诗歌作品外,还有一卷收录了他创作的散文、评论等作品。我们在领略他诗歌领域的新变之余,亦可了解他在其他领域的贡献。另有一卷收录了关于梁志宏创作的研究与评论文章,以及他与友人通信往来中关于文学创作的书信。这些文章从多个角度对梁志宏近60年来的创作探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给予充分的肯定。其中一些文章也提出了建议与商榷,可以说都是中肯之言。我们似乎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梁志宏在文学理论,特别是诗歌理论方面的思考与追求,为今天的创作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创作之余,梁志宏还做了大量的联络组织工作,对新人的培养和帮助亦付出许多。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梁志宏,一直在文学的探索中证明自己的人生,即使年逾古稀,仍然赤诚不减。仅此,就值得我们对他寄予敬意。他在自己新近出版的诗集《俯首人间》的后记中说到:“诗歌是人类情感和经验的结晶,诗人是生活在众生之中而灵魂走在前头的人。”这应该是他最深刻的体验、感悟。

## 《梁志宏文集续编》新书分享会举行

6月10日,山西省作家协会诗歌专业委员会、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市文联、太原文学院暨《都市》编辑部在太原联合举办《梁志宏文集续编》新书分享会。

《梁志宏文集续编》三卷本(诗歌卷、文综卷、众评研究卷)是梁志宏20年间创作的文学作品精选,半个世纪以来文坛师友所写的序跋、评论、札札及研讨会、访谈等文档的汇编。与会者对梁志宏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写的创作姿态,在诗艺追求、诗体建设上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赞赏和祝贺。认为梁志宏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郁的家国情怀,追求把个体体验与社会生活融合统一的“大诗歌”形态;新世纪20年来,在继续关注时代与民生民情的同时,写了大量抒写日常生活与情感的十二行半格律诗,充满了对诗歌艺术执着坚守与不断进取的精神。

梁志宏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首届至三届理事,曾任太原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城市文学》主编,出版诗歌和文学、影视著作20多部。

肖静娴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 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新收获

## ——《茶道通漠北》的多重解读

高晓晖

在陈敬黎作品研讨会上,评论家们总把陈敬黎与路遥相类比,认为他是一位“苦行僧”式的作家。的确,陈敬黎属于“用生命写作”的一类,他有担当作家新时代的责任与使命的强烈自觉。他的执着与勤奋,感动了为数众多的熟悉或者不熟悉他的读者。我以为,陈敬黎是具有“劳模”意义的作家。他主攻长篇小说创作,迄今已完成了近800万字长篇小说作品,包括《窗外的月亮》《荣恩堂》《玉雕楼》《金鑫殿》《大洞商》《汀泗桥》《和平前言》等。近40年来,陈敬黎一直笔耕不辍,恪守作家的良知,以传播社会正能量为己任。他的写作,是乡土写作,是现实主义写作,是载道弘义的写作,是书写人间正道的写作,是讴歌党、讴歌英雄的写作,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写作。

陈敬黎的长篇小说《茶道通漠北》(作家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尤其为历史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成功案例。这部小说实现了对地方传统商业文化、地域文化、红色文化、万里茶道和“一带一路”的共时性、互文性书写,实现了对本土题材、历史题材的再发现、再开掘。虽然作品集中书写的是“生牲川”茶业由低谷走向复兴的商道传奇,但由于作品生动描绘了万里茶道的险峻雄奇和渺远宏阔,对“一带一路”的文化根脉和精神传承就有了深刻的揭示。同时,小说通过描写何建朴对董必武、陈潭秋等共产党人的敬重,对林祥谦、施洋等烈士的礼赞,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认同和勇敢追随,成功塑造了何建朴这样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真诚的革命同盟者形象。由此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所具有的广泛的民意基础。虽然《茶道通漠北》没有像《汀泗桥》那样,重点塑造共产党人形象,但小说通过再现中国现代社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历史画卷,揭示出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走向辉煌的历史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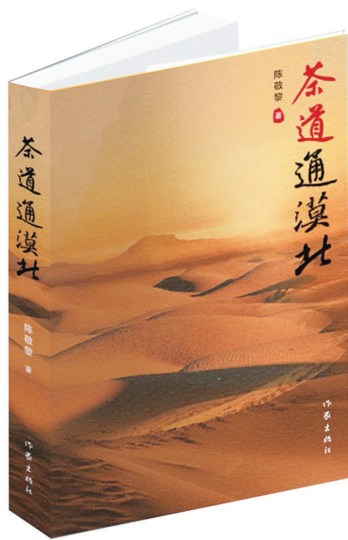
《茶道通漠北》书写的时间是辛亥革命前后到北伐战争爆发,不到20年时间,但它的书写空间由湖北咸宁到漠北归化(呼和浩特),奉天(沈阳),跨越万里茶道。小说既写出了万里茶道上演的种善得善、种恶得恶的人间话剧,更写出了中华大地上风云激荡的革命浪潮;既写出了诚信仁义的为商之道和守业创业的急风骤雨,也写出了摧毁民族分裂阴谋,担当民族大义的家国情怀;既体现了作家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赓续,也体现了作家致敬革命先驱的情感自觉。小说结构宏大、线条清晰,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既波澜壮阔又细致入微,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小说语言干净利落而不失生趣,是一部近年来好看又耐读的长篇小说。

首先,《茶道通漠北》是迭宕曲折、风雨兼程的创业史。小说从何建朴从日本中止学业,接手“生牲川”写

起,而此时的何氏茶业,因何建朴父亲何安鹤连遭同道暗算,突然病逝,“生牲川”已元气大伤。何建朴以大仁大义、大智大勇,铲除了土匪卢金斗和日本黑龙会两大恶势力,击败了赵富贵、钱业诒等商业竞争对手,不仅让归化“生牲川”茶庄起死回生,还在奉天创建了“寿鹤恒”商行。何建朴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使“生牲川”走上了复兴繁荣之路。

其次,《茶道通漠北》是惩恶扬善、荡气回肠的正气歌。从经商的角度,何建朴恪守何家仁义经商的家传,讲信义、讲仁爱,诚信经营,童叟不欺,弘扬商道正义。对雇工有足够的尊重和关爱,把雇工变成亲人。对恶人恶势力,则有仇必报,坚决铲除。土匪卢金斗无恶不作,终于死于剿匪的铡刀之下。奸商赵富贵卖通土匪杀害老骆驼,何建朴设计除恶。何建朴联合大盛魁掌柜段履庄,将阴谋分裂内蒙古、吞并黑龙江的日本黑龙会帮主徐宝印捕杀,铲除了绥远的黑龙会势力,弘扬了民族大义,维护了蒙汉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

最后,《茶道通漠北》是追求真爱、向往光明的浪漫曲。何建朴与钱珍珠是一见钟情,虽然他们的爱情面临了巨大的阻碍,但这并没有消减他们之间的心心相映。最后,他们一同奔赴北伐的革命洪流之中,实现了爱情的升华。小说对兄弟之情、朋友之情、主雇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写得真切又温暖,一个大家族协力前行的图景,令人动容。何建朴与董必武、陈潭秋等革命先驱的联系,参与二七大罢工,为绥远勤好提供枪支弹药,向往着国家民族的富强与进步,使小说弥漫着向往未来的理想光芒。



《茶道通漠北》书影

## “纪念马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五人谈”在并举办

今年正值马烽诞辰100周年。6月12日,由太原师范学院文学家、太原学院文化与旅游系、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主办,晋阳书院协办的“百年马烽——纪念马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五人谈”在太原晋阳书院举办。活动邀请马烽的女儿段惠芳、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杨占平、太原师范学院教授傅书华、太原学院教授刘媛媛等嘉宾展开对话,由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杜娟博士主持。对话采取“线上+线下”的形式。

段惠芳女士就马烽的生平展开话题,让观众了解一位不计较个人名利、为人正直、待人真诚、光明磊落的人民作家;杨占平回顾自身对马烽的

研究、与马烽的交往,围绕马烽的人品、文品及作品,认为马烽是一位富有责任感与宽容心、坚持深入生活、为农民读者写作的人民作家;傅书华教授从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谈起,认为大作品是时代的反映,而马烽在不同阶段都作出卓越贡献;刘媛媛教授从太原学院开设的《山西现代作家研究课程》说起,提出了“00后”学生如何接受现代文学作家的问题,她介绍,“山药蛋派”作家作品深受青年学生的认同与喜欢,而马烽也是青年学生阅读与研究的对象。

活动中,段惠芳女士发布了两份珍贵史料,分别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对马烽的采访。

乔雨菲

## 科幻小说的文化价值

刘阳扬

从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历程来看,科幻小说虽形式多样,但在内容方面始终关注社会的未来发展。从工业幻想、宇宙探险到环境保护、人文关怀,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在提供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对未来社会建设和发展进行畅想和艺术化呈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工业题材小说开始出现。在《乘风破浪》《百炼成钢》等作品中,林立的烟囱、冲天的高炉、忙碌的生产线工人成为“生产力”的象征。与此同时,科普事业受到重视,科幻小说创作数量不断增多。其中,对城市未来的美好想象,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强大信心成为科幻小说集中展现的内容。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呈现了“魔术般的工厂”,“未来市”先进、便捷的城市形象深入人心;鲁克的《海底渔厂》《海上的黑牡丹》《潜水捕鱼记》等小说则集中描写对海洋资源的开发。科幻小说对发达的生产线、合理的分工方式、高超的产业技术的描绘,表现出对便利、富足的生活的向往。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对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是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写作的重要题材。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是很多当代科幻小说家关注的问题。在当代科幻小说中,工业生产多使用天然能源,生产线的运行主要依靠太阳能、微生物和细菌。一帜《烟海蔗林》里的甘蔗园利用日光电池制糖,肖建亨的《蔬菜工厂》描写了利用太阳能加快植物生长速度,刘兴诗《蓝色列车》中的“海底牧场”则使用灯光培育水草以饲养牲畜。进入21世纪,刘慈欣在《中国太阳》中探讨了科技发展对保护生态的作用,在小说中,中国建造了一面平

行于地球轨道的巨大镜子,通过反射阳光改善地球的生态环境。

科幻小说有描写宇宙探险的传统。1949年之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家对科技和宇宙具有浓厚兴趣,创作了大量描写宇宙探险的作品。郑文光以星际探索为主题,在1954年创作的《从地球到火星》中,以儿童视角展现中国科技建设的蓬勃朝气。随后,他的《火星建设者》描写以中国人为代表的火星建设者,在荒无人烟的火星规划建设,火星建设者遭遇了种种磨难,但坚定的信念从未动摇。

除了描写宇宙探险外,科幻小说也关注人类文明的存续,表现人性力量的张扬。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之所以深受观众欢迎,不仅在于其宏大浩渺的星际旅程,还在于其展现出了中国传统家国文化与故土情怀。在人物塑造和情感抒发上,从父子之情、民族之情到人类之情,表现出浓郁的人文关怀。

科幻小说是为了满足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而产生的,它赋予科学知识文学趣味,并在文本层面上建构起一种指向现实和未来的审美特征。因此,科幻小说虽然采用的是幻想的形式,但与现实密切相关。作家金涛认为,虽然科幻小说的时空观念超出了普通小说的限制,但“这一切都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虽然这种反映可以说是变形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与社会发展、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密切关注工业建设、生态保护、宇宙探索、人类生存、道德伦理等现实问题,以艺术形式探讨严肃宏大的主题,启发读者反思当下,展望未来,具有深广的文化价值。

马烽起初发表作品时,是部队的宣传员,之后做了几年报纸编辑,因此,他总是密切关现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他写作。上世纪50年代他成为专业作家以后,仍然以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或者赞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淳朴心灵。

马烽的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40年来走过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映射。上世纪50年代,他满腔热情地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也诚心诚意地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比如《结婚》《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等属于前一类,而《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等属于后一类。《一篇特写》揭露了某些领导干部弄虚作假、贪图个人名誉的不正之风;《四访孙玉厚》则批判某些官僚主义领导人在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作风,同时也歌颂了老党员、老革命孙玉厚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品格。几十年历史的考验证明,马烽在当时尖锐地揭露浮夸风和官僚主义作风,是很有见地、很需要勇气的,表现了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高度责任感。1981年,他在《马烽短篇新作·后记》里特别提到重新收入三篇旧作(《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杨家女将》)的原因:“现在把20年前的这些旧货搬出来,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在艺术上有什么高明之处,而是因为这三篇的主题,都是歌颂那些在工作和生产中,能够实事求是、敢于实事求是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社员,同时也揭露批判了那些装门面、慕虚荣、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

新时期以后,马烽一如既往地以真诚的责任感去创作。不同的是,他用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体制变革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撼,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他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剧本“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

“农村三部曲”剧本的创作思想是基本一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生产责任制和家庭承包政策的推行,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烽和孙谦很兴奋,计划把山西省内大部分县都跑一遍,熟悉新的农村、新的农民。在乡下,他们确实看到过过去熟人不够吃的困难户,如今白面大米吃不完;过去只能在破窑旧房度日的,如今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一部分人真的富起来了。但是,他们也看到,大多数缺乏劳力或者虽有劳力却没有致富门路的农民,在解决了口粮问题以后,仍处于贫困状态。他们忘不了1984年在晋中一个村里的见闻。那天,他们在一些县乡干部的陪同下,访问一家承包果树的专业户。到村里一了解,村民们反映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是访贫问苦,如今只找拔尖富裕户。这个问题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索,他们认为,中央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而这本身不是目的,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让所有农民都富起来。

如何才能让无劳力和有劳力没有门路的农民致富呢?马烽和孙谦思考着,觉得需要提倡一种为了大家致富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在晋东南下冯庄,他们遇到一个带有5年兵的大队支书,退伍回乡后办砖厂,帮助村里的军烈属和困难户摆脱困境。他们意识到,用退伍兵带领大家致富的角度既新颖又有代表性。于是,他们基于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经过综合提炼,写出了《咱们的退伍兵》。这部作品表现了退伍战士方二虎回到家乡“乱石沟”,面对村里的贫困户与闲散劳力,他放弃当个体运输户挣大钱的机会,经过种种磨难,终于使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山村锣鼓》延续了《咱们的退伍兵》的创作思想,讲述的是:回乡知识青年费成树当选“红土沟”的村主任,接手的是“一张桌子、一个馓子”和3万元外债的烂摊子。但在群众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创办集体企业,给“红土沟”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通过刻画主人公费成树,提倡一种服务精神。马烽和孙谦写这个剧本说明一个道理:农村发展必须依靠集体。

《黄土坡的婆姨们》是继续了《咱们的退伍兵》和《山村锣鼓》的创作思想,描写“黄土坡”村里的汉子们都拉着牲口外出挣钱,青年妇女常绿叶挺身而出,用自己准备盖新院子的钱买了拖拉机,帮乡亲们耕种;又与几位老弱妇孺组织成立了联合体,搞集体承包。她们为“黄土坡”开创了一个新天地。

马烽和孙谦在“农村三部曲”中,以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农村青年形象,这些青年是农村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是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人物,体现了两位作家倡导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期盼农村深化改革的愿望。

几十年来,马烽选择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站在时代主潮的前列,以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热情地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也诚心诚意地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他留下的作品,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④

纪念马烽百年诞辰系列文章今日刊载完毕,感谢读者关注。

——编者

## 以真诚的 责任感写作

杨占平

